## 演繹摩登童年—— 劉吶鷗《持攝影機的男人》與 1930 年代東亞的兒童

徐禎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組兼任助理教授

## 摘要

我們已然身處在將自身命名為「文化創傷」的社會中。然而創傷並非虛空抑或閃現於現代化的進程裡,知識分子從孩童、女性身上找到了一種「原初激情」,來啟動文藝轉型現代,使得原初與現代看似悖逆,實又曖昧共存地展現在文字、影像裡。

約莫 1933 年,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 (1905-1940) 與弟弟合力完成紀錄片《持攝影機的 男人》。他們選用當時日、台最流行的 9.5 毫米攝影機,影像人物除了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摩登女郎,另一高頻率出現、卻罕被人討論的,乃兒童。兒童影像現身在影片裡以台南家庭生活為主的〈人間卷〉、捕捉尖端新興與現代感的〈東京卷〉,劉吶鷗為什麼選擇在殖民地、殖民母國安置大量兒童影像?而選擇的攝影工具往往影響兒童怎麼被描述,攝影如何牽動大人(攝影者、觀影者)對兒童的發現與呈現?

由兒童繼續追探影像中的童年,童年是社會環境和文化慣習的交織而成,放在拍攝的 1930年代,東亞正跨入戰爭期,日本也正瀰漫昭和摩登文化,影像中孩童穿漢衫、著和服,特寫其學步、遊戲等,兒童、童年與時代的關係,值得探究。再者,影片裡不少兒童們雖對鏡頭動作,視線卻朝往鏡頭外的大人,暴露真實兒童與理想兒童之間的距離,同樣令人玩味。經上述幾個問題,本文試圖從《持攝影機的男人》挖掘「發現兒童」的圖像系譜,並深入剖現 1930年代東亞史、家庭史下的兒童與童年,從而思考劉吶鷗的原初激情怎麼轉化殖民現代性。

關鍵詞:兒童、現代性、劉吶鷗、《持攝影機的男人》、1930年代東亞